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策政典

第一百三十五卷目錄

兵略部叢考三十三

梁太祖一月大逼一月東幸

事二月

大

平

一

月

東幸

詔

戎政典第一百三十五卷

兵略部叢考三十三

宋

高祖武帝天監二年魏譙南侯南太守馮道根擊

退之

接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接通鑑後唐天監二年道

根爲南梁太守領軍城及初到早曉修

城隍遠行候有即敵將至者舉旗笑之道根曰怯防

勇敗此之謂也終城未畢會魏將校法宗傅堅取眼卒

衆二萬人至城下追根堅壘不固城中衆少皆失色

道根令廣開門徑服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

戰大敗之魏人見意闊且嚴又不利因退走是時魏

分兵於大小殿東桑等遠城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三

千騎單其間追根準百騎擊破之復其鼓角軍儀

於是糧運既絕諸軍乃退還遣根補國將軍豫州刺

史天監二年秋八月魏陷司州詔以南義陽軍司州

按梁書武帝本紀云云接通鑑唐僖宗三年魏開司

按梁書武帝本紀云云

州府築中叢不滿五千人發支半歲糧軍攻之晝

夜不息造蒸鹽方抗寒苦手推却乃作人車載

土四面俱欲以塗塗造蒸氣於薪內刈棘衝燒

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斷水充恭載

士死墓之相持百餘日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

梯衝攻圍日急遂於城內作土山厚十餘丈多

作大渠長丈五尺施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

萬人甚憚之將張會道恭矣乃呼兄子奮勵從弟

奮思及蕭韶謂曰吾受國恩不能發盡冠賊今

所苦轉爲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苟沒有

通報又令取所持箭請酒讌曰莫命出靈應其而已

即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擅之同送可與裕勇相繼

裕流涕其年五月卒知追尋死攻之撃急先是朝

廷遣郢州刺史蕭京示宗業赴援宗業到豫頃兵

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乃降

天監五年五月北伐諸軍攻克魏境城邑十一月詔

班師

接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四年一月壬午遣衛尉卿楊

公則率宿衛兵塞洛口冬十月丙午北伐以中軍將

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督督北討諸軍尚書右僕

射祿惔副副五年五月辛未太子左衛率張惠紹克

魏宿城乙亥臨川王宏前軍克梁城辛巳豫州刺

史軍克合肥城于安成江太守裴達至石城唐

寅又克丘丘城六月庚子青州刺史和前軍

軍別將王一月乙丑以帥出淹時大敗天下按

泰宗四年壬辰北伐除都督督軍獻長史王

團極難城中急出數百人墮於門外敵欲擊之淮府

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戒備空還授甲乃可避耳寂曰

不然經城中三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由

人於外必競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矣猶遼

延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專之注不可

犯也乃逃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攻走因急攻之中

宿而城拔遂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至合

肥久未能下敵發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

釋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掘鹿水親自夜辛

之屢成水道奔鑿掘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

東先攻城既而爇拔將軍引陣軍五萬營至衆

禦不敢露表益公愈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

難錄兵苦若馬腹且吾求濟歸彼亦微家猶如鬼谷

巴丘蜀亡帝師克在那不在乘古之義也因與

戰大軍人少軍初肥水懶立僵軍主王懷靜棄城

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數百人

數退下其轄甚盛軍藍潘祐勤取還梁湖諸將

又請走保三三數恐曰軍有此那將軍死無所

却因令取織席燒燒之堤下示無動志嚴少威每

戰未嘗騎馬以板與自載者屬衆軍魏兵來襲堤

親與爭之魏軍少却因堅壁於堤以自固敵起騎

高興合肥城等四面臨之之兵計弱相與悲哭攻

其既克燒水又誘魏攻之兵無所用殺守將杜九倫

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降獲幾萬頭牛馬數千頭

十間屋悉充貢資每盜擾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

張澤漢鼎嘉德其柔常如不及故易之士爭歸之

所至頓令各立佛宇普懶居皆應詳規合肥既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策政典

第一百三十五卷目錄

兵略部叢考三十三

梁太清二年正月大逼一月宋大逼二月東晉

戎政典第一百三十五卷

兵略部叢考三十三

宋

高祖武帝天監二年魏南陵南太守馮道根擊

退之

接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馬融傳天監二年范

根爲南梁太守領南城及初到早晨修

城隍遠行候有即敵將至者舉旗笑之還復曰豈防

勇哉此之謂也終城未畢會魏將軍法宗傳擊敗

衆二萬人至城子追根擊壘圍城中衆少皆失色

道根令廣開門蓋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

戰大敗之魏大見驚且戰又不利因退走是時魏

分兵於大小城東桑等遠城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三

千騎單其間追根半百騎擊破之魏軍驚走

於是糧運既絕諸軍乃退還還根補國陽軍豫州刺

史安丘城六月庚子青江一州刺史和前軍

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督督北諸軍事尚書右僕

射侯惔爲副五年五月辛未太子左衛率張思紹克

魏宿豫城乙亥臨川王宏前軍攻克城辛巳豫州刺

史安丘合鹿邑安成江守裴達攻克石城庚

於是糧運既絕諸軍乃退還還根補國陽軍豫州刺

史安丘城六月庚子青江一州刺史和前軍

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督督北諸軍事尚書右僕

射侯惔爲副五年壬午師北伐除都督督軍獻長支王

崇宗安郡太守馮道根擊魏小城未拔收還行

按梁書武帝本紀云云

接范道傳三年魏司州

州府築中叢不滿五十人發支半歲糧軍攻之晝夜不息每方抗禦晝手推却魏乃作大車載十四面旗欲以填塞轍車輒於晝內列旗衝關盤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斷水充恭載土祐塞之相持百餘日而後斬獲不可勝計賊大造梯衝衝關曰各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十餘丈多作大渠長丈五尺施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人甚憚之新舊道恭恭駕乃呼兄子奮勵從弟奮思及舊歸謂曰吾受國恩不能殺滅冠賊所以吾轉勢不支久汝等以死固節無全吉沒有所告語又令取所持箭請問曰某命出疆憑其而已即不得奉以遇朝方欲擅之同送可與相忍也相繼流涕其年五月卒知道恭死攻之撃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荀景示率衆赴援景素到荆頃兵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乃降

人延五年五月北伐諸軍攻克魏境城邑十一月詔班師

接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四年一月壬午遣衛尉卿楊

公則率寧南軍主王懷靜擊城

道根令廣開門蓋服登城一餘人被殺至衆

數十十其勢甚盛軍士潘弘勸取還還湖諸將

又請走保三又數恐曰軍有此那將軍死兵無能無

因令取繩索縛之堤下示無動心斂士威每

戰未嘗騎馬以板與自戴者屬軍士魏士求聽是

親與爭之魏軍少却因堅壁於堤以自固敵起鬪

高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人窮詭相與悲戲攻

其既成繩索又滿鐵兵無所用堅守將杜怡

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佯後爲餘故牛馬數頭

千間屋悉見貫穿每盜擾客旅夜算軍盡三更起

張燈燭照無微循其柔常如不及故掠易之子爭歸之

所至頓令各立佛宇遙望岸皆望洋感合祀既平

連每牧人過居後營業皆爲大賊所略京宗乃募勇  
敢士子餘人往渡大梁城南數聚集剽掠自舉漢人  
服之謂趙卒所獲先兒高祖當示等襲殺而奪他  
財反爲趙卒所獲先兒高祖當示等襲殺而奪他  
財與魏等爲火攻計令景雲與報攻一備擊敗日

南宮攻其北六年二月春木生淮木暴長六尺  
敵所督將馬遵根李文尉是蓬草被等乘燒燙草  
寸之謂爲趙卒城先後志爲大眼睛抄小原  
眼季參木攻京宗與戰破之因得勝成使別將趙卒

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祚也明日英自率衆來戰敵兵  
戰有詔班師去敗近懼爲所敗委道輜重軍前  
身乘小輜重後魏人服氣威成之不敢逼全軍而  
還至是遷豫州於合肥

按藝公削副制始義北伐以公則威名著至京師請假辭先屯洛口公則

受命還疾請親人曰昔鄭驥馬以年老見遣曾自  
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舊任以前擧方於古人見

知重矣雖姑容苦豈可僥倖辭事馬革還葬此吾

志也遂彌起登舟至洛口斂其子女歸降者數十戶  
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而鋒接戰即斬

石榮逃北至嵩春去城數十里乃反英卒于師

天監六年四月癸巳曹景宗率軍等破魏軍於鄧陽

拔柴武帝本紀天監五年十一月魏還錢難遣石

衛將軍曹景宗率軍赴援六年四月曹景宗率軍等

破魏軍於邵陽洲斬獲萬計以右衛將軍曹景宗為

領軍將軍徐州刺史 按藝傳博五年魏中山王元

英北徐州刺史尹義之於義陽聚衆百萬逼城  
四十餘高祖遣征虜將軍尹思周率軍二十萬

以拒之大邵陽湖豫州刺史張叡軍二十萬  
會魏叔自合肥逆道由陰陵人深行直調合灘飛橋  
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獻行船日傾覆全營八

而處貳戶而沒車輶卒奔潰其後而九疑手魏人

已墮吾腹中猶奮勿覺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敕

景宗曰韋馭窮之鄉望宜善待之景宗見韋馭其謹

高祖問之曰將和必濟矣故之景宗見韋馭其謹

里夜掘長薪燒鹿爲城長薪而發立元英大

火焚燒大將楊大眼對倚北岸立城以逼糧

大聖之蓄氣魏大將楊大眼對倚北岸立城以逼糧

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水乞鑄離離城北阻

淮水襲人於鴻臚洲西岸作浮橋奔淮追逼英據東岸大眾渡西岸以攻城時中表獲三千人義子節臨方抗禦軍車以軍載土塊暫使其食員士隨之履發自後遷徙人有來及因者因以土封之俄而

斬英與大眼弟自晉營夜苦攻分番相代堅而復升莫有退者又設飛梯及衝車置之所築城上帳頽落義之乃以瓦補缺衝車雖人而不能壞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之處輒往拔矛石臂弓所向莫不懸弦而倒一日數數十合前後殺傷者萬計魏軍主者與城平六十四月高祖責樊噲不擊敵帥參軍萬救焉既不與魏戰大破之漢大將等各脫身奔走義之因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斬首行生不可勝計以功進號軍師將軍

人監七年冬月魏人白早生逼逼城內屬焉馬仙虎援之

按梁書武帝本紀十七年冬十月魏燒氣築軍上

司州刺史逼爲北督軍兼荆南刺史 按韋傳

司州刺史馬仙虎北逼爲魏人所驅三關度勤

諸將督衆復歸至安陵堵塗城一丈餘丈闊大

輦起高樓衆頹譏其示弱敵目然不爲將當有法特

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逼仙虎謂復辟而陽之詔聞

至乃委弟亦詣軍師 按馬仙虎字平生

生殺其刺史舉州王司馬恂自號平將軍推都

軍胡還爲刺史降而祖使仙虎趣之又追

直閣將軍武會逼廣平衆爲拔仙虎逼進逼楚王城

進副將軍荷兒以兵二千助守恩義城中山王元英

率衆一千萬攻慈弘仙虎逼廣平守三關十二日英破堅築氣築得兒遠進攻馬嶺又被廟主擒之送

稚陽仙虎不能攻合超等亦相大逼散魏軍遂進

三關仙虎坐徵還爲委蛇將軍

大通元年十一月以中護軍奮頭驍騎將軍

按梁書武帝本紀大通元年冬十月庚寅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潁陽內屬十一月甲辰中護軍奮

頭驍騎將軍都督征北大將軍兼潁陽城主

高祖遣兼領軍仲宗等以潁陽又以城爲明威將

軍帥會之魏天將曹俊、樊登等至城軍營子京麾下止打一百餘大旗從第向繩索有第一軍所使

令南軍騎擊刺繩索折斷則南軍亦敗後不能還於青

又三賈流矢衆皆失色誰敢去放聲驚叱之曰今

日唯有耳矣免胄不馬據胡林陣十分之十皆殊

死戰矣不一當百魏軍遂退逃北至潁陽魏又追

常山元始大將軍李孝伯等擊破之魏軍

長安放軍所使陳皮迫也等火燒大破之潁陽城

主十隊城降故乃發登備山烽四十百人器

代初又遣醫人二人分報李熲、齊等將軍人參、諸

督鑿穿一時共濟軍衆之忻獲略盡 按陳慶之傳

出諸君若疑遠處之請獨取之下是與營全二百騎  
希擊破之前軍執人盜然後之乃殺諸將牛營血  
灑揚尚陽城與錢車相持自春至冬數十日戰鬥老  
氣及撫之拔兵便欲棄聖十軍後引京等恐腹背受  
敵突厥逼神之殺節軍門共來至此尚陽歲  
歲皆糧耗其數極多活草半無嗣歲有深旱是  
欲立功名亡聚萬計慕丘吉開築兵城地乃川水生  
須魏七台舞辰州嚴被功列殿之別有密敕今日  
犯者更依用諸仲宗其比乃復之既入捨月日  
一城之看收役出居其西營尚陽城主上得乞降  
所餘五城兵甲猶餘方陳其母被杖受而反之遂大  
奔遺書略略書渴木噴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  
以潁陽之地西徐州梁州秦州南境城父縣原嘉  
善縣慶之平昌日本引湖海又布蒙衣被革革雲霧以  
至於竹筒首非其丈丈父我  
大通九年四月陳慶之攻潁五年五月劉建且潁王九  
淮人濟陽

按梁書武帝本紀大通二年四月魏大亂且北潁

王九路皆上之汝汝南王元悅並來至六月二日  
魏將軍王九路王起軍西討汝南王冬月丁亥魏北

海王元顯爲魏主遣東宮司馬卿軍逼汝南王逼還  
北中大通元年夏四月癸巳陳度之攻德榮城攻之  
進虜考城擒陰陰王元顯乘五月戊辰犯大梁癸  
酉剋虎牢魏主元士祖與梁洛陽主河北王元顯人

將軍六月己卯魏將軍攻殺元顯拔洛陽  
拔洛陽之傳魏北海王元烈以軍制大能日敗木卻

求立爲德王高祖納之以廢之爲假節司將軍遠

元禦還北領於漢水即授帝號及廢之使持節領北

將軍裁軍前軍大都督發自詔歸進拔榮城遂至

陽魏將士大有乘七萬分余九城以用拒之攻

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學木乃降時魏左軍將軍

陰王元微乘半羽林底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也考

城城四面空水宇備戰固處之命清子參擊攻陷其

城生擒徵宋獲囚車七千八百兩仍恩士梁宋蘇裕

武毅侯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

魏左軍射楊皇西阿王元度奮軍恃兵與平陽王

侯羽林宗士庶子衆凡七萬據梁陽拒頭丘既精強

城又除固安之攻未果拔桂將元天授大軍復將至

先遣其驍騎將軍朱世之後突厥領五丁騎突厥

安東夏州步突厥見突厥領五丁騎突厥

朔州刺史步突厥見突厥領五丁騎突厥

君無假孤疑自始克之俄急遣突厥領五丁騎突厥

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無算天孽之衆並是仇讐我  
等雖有七十萬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割存亡  
以幽禁不可力爭平爭及未盡全勝之日則突厥  
君無假孤疑自始克之俄急遣突厥領五丁騎突厥  
宣哈榮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我  
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無算天孽之衆並是仇讐我  
安東夏州步突厥見突厥領五丁騎突厥

河東數十州皆爲我所滅猶有南人沒此

者悉須部送靈輿從之元通明就難曰陳慶之兵不

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卒寧有難制耶引櫛柄一

去動聽聽人聽之京師於斯而滅羣凶見致殺甫成

殊武威慶之靈豈吾子焉顧曰河東河南

時已定

唯小末蒙滿敢息臣臣憂之自能濟請令相謀新

服正須經不更復加兵擊破平陽王即揚威辰州

軍將停界首洛至南人不出一萬石有十倍連繩馬

佛念言於叢之曰功高不貪義主身危事既有將

軍當得無慮自古以來發督止明危急處難辭有得

天穆尔朱征兒東方復兒收賊歸降實牛馬錢帛

不可勝計進赴武牢尔朱豐見城走鴻生元子攸謂

秦并州其脅淮至元威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

庫儀法規奉迎入洛陽宮衛軍進取常質不爲國

濟軍於青塘襲被殺，參軍崔鑒擊退，死。庚申，御陵王論刺史李遷仕、任門大守侯文敏進軍，青溪東、武城所破，文敏死之。二月丁未，永寧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潤侯蕭退師歸江州之榮輶於湖亭苑。三月戊午，蒲州刺史羊鴻等逆東府北與岐戰，大敗。丁卯，賊攻洛陽宮城，焚大原已，被燒。洛陽石城大破，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辛拔軍各退散。夏四月，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發疾。五月丙辰，高祖崩於淨居殿。後侯景傳京子萬壽，方人或云鹿門人少而不見，見憚鄉里及長驥有旅方，善騎射，因號爲「札」。徵兵辟立功效，魏大往將軍爾朱榮等皆許敬豫委以軍事，懷讓將秦南榮自討營反，至河內圍大破之。生擒易州以功擢爲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景是時名聲甚盛，人多謂之「侯景」。人或詰之曰：「景非卿子，豈可得此？」景笑曰：「士故咸爲之用，所向多捷。總經軍權，與武相亞競，以爲南道行參軍，河南長史，與齊神武、于高祖不協，及神武疾，潛召景，及於穎太清八年，乃奉表來降。時廷議者以景非宜，高祖不從。猶之又性殘忍，酷吏數十人，皆殺以徇。引賊皆過，將士故咸爲之用。」

史記：「仁俱黑略稱景有異志，領軍未异曰：『俟景敗，何能爲役？』」初，景與侯景同爲南郡太守，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恐主弱，私令主將王德，破文敏死之。二月丁未，永寧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潤侯蕭退師歸江州之榮輶於湖亭苑。三月戊午，蒲州刺史羊鴻等逆東府北與岐戰，大敗。丁卯，賊攻洛陽宮城，焚大原已，被燒。洛陽石城大破，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辛拔軍各退散。夏四月，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發疾。五月丙辰，高祖崩於淨居殿。後侯景傳京子萬壽，方人或云鹿門人少而不見，見憚鄉里及長驥有旅方，善騎射，因號爲「札」。徵兵辟立功效，魏大往將軍爾朱榮等皆許敬豫委以軍事，懷讓將秦南榮自討營反，至河內圍大破之。生擒易州以功擢爲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景是時名聲甚盛，人多謂之「侯景」。人或詰之曰：「景非卿子，豈可得此？」景笑曰：「士故咸爲之用，所向多捷。總經軍權，與武相亞競，以爲南道行參軍，河南長史，與齊神武、于高祖不協，及神武疾，潛召景，及於穎太清八年，乃奉表來降。時廷議者以景非宜，高祖不從。猶之又性殘忍，酷吏數十人，皆殺以徇。引賊皆過，將士故咸爲之用。」

史記：「仁俱黑略稱景有異志，領軍未异曰：『俟景敗，何能爲役？』」初，景與侯景同爲南郡太守，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恐主弱，私令主將王德，破文敏死之。二月丁未，永寧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潤侯蕭退師歸江州之榮輶於湖亭苑。三月戊午，蒲州刺史羊鴻等逆東府北與岐戰，大敗。丁卯，賊攻洛陽宮城，焚大原已，被燒。洛陽石城大破，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辛拔軍各退散。夏四月，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發疾。五月丙辰，高祖崩於淨居殿。後侯景傳京子萬壽，方人或云鹿門人少而不見，見憚鄉里及長驥有旅方，善騎射，因號爲「札」。徵兵辟立功效，魏大往將軍爾朱榮等皆許敬豫委以軍事，懷讓將秦南榮自討營反，至河內圍大破之。生擒易州以功擢爲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景是時名聲甚盛，人多謂之「侯景」。人或詰之曰：「景非卿子，豈可得此？」景笑曰：「士故咸爲之用，所向多捷。總經軍權，與武相亞競，以爲南道行參軍，河南長史，與齊神武、于高祖不協，及神武疾，潛召景，及於穎太清八年，乃奉表來降。時廷議者以景非宜，高祖不從。猶之又性殘忍，酷吏數十人，皆殺以徇。引賊皆過，將士故咸爲之用。」

史記：「仁俱黑略稱景有異志，領軍未异曰：『俟景敗，何能爲役？』」初，景與侯景同爲南郡太守，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恐主弱，私令主將王德，破文敏死之。二月丁未，永寧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潤侯蕭退師歸江州之榮輶於湖亭苑。三月戊午，蒲州刺史羊鴻等逆東府北與岐戰，大敗。丁卯，賊攻洛陽宮城，焚大原已，被燒。洛陽石城大破，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辛拔軍各退散。夏四月，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發疾。五月丙辰，高祖崩於淨居殿。後侯景傳京子萬壽，方人或云鹿門人少而不見，見憚鄉里及長驥有旅方，善騎射，因號爲「札」。徵兵辟立功效，魏大往將軍爾朱榮等皆許敬豫委以軍事，懷讓將秦南榮自討營反，至河內圍大破之。生擒易州以功擢爲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景是時名聲甚盛，人多謂之「侯景」。人或詰之曰：「景非卿子，豈可得此？」景笑曰：「士故咸爲之用，所向多捷。總經軍權，與武相亞競，以爲南道行參軍，河南長史，與齊神武、于高祖不協，及神武疾，潛召景，及於穎太清八年，乃奉表來降。時廷議者以景非宜，高祖不從。猶之又性殘忍，酷吏數十人，皆殺以徇。引賊皆過，將士故咸爲之用。」

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丁子心據之，淵頃亦棄白下城走。景是日夜攻城，持火炬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共戒備，乃擊門櫓下水火攻之，城既破，斬乘城門將開不備，擊門頭制殺數人，城乃亡。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太宗率軍人出燒東宮東宮殿數處，又燒城西馬廄，太府寺明日晨又作火爐數目攻城上，飛石梯之所，皆皆碎破，最苦攻，不覺傷損甚多。」

史記：「仁俱黑略稱景有異志，領軍未异曰：『俟景敗，何能爲役？』」初，景與侯景同爲南郡太守，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恐主弱，私令主將王德，破文敏死之。二月丁未，永寧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潤侯蕭退師歸江州之榮輶於湖亭苑。三月戊午，蒲州刺史羊鴻等逆東府北與岐戰，大敗。丁卯，賊攻洛陽宮城，焚大原已，被燒。洛陽石城大破，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辛拔軍各退散。夏四月，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發疾。五月丙辰，高祖崩於淨居殿。後侯景傳京子萬壽，方人或云鹿門人少而不見，見憚鄉里及長驥有旅方，善騎射，因號爲「札」。徵兵辟立功效，魏大往將軍爾朱榮等皆許敬豫委以軍事，懷讓將秦南榮自討營反，至河內圍大破之。生擒易州以功擢爲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景是時名聲甚盛，人多謂之「侯景」。人或詰之曰：「景非卿子，豈可得此？」景笑曰：「士故咸爲之用，所向多捷。總經軍權，與武相亞競，以爲南道行參軍，河南長史，與齊神武、于高祖不協，及神武疾，潛召景，及於穎太清八年，乃奉表來降。時廷議者以景非宜，高祖不從。猶之又性殘忍，酷吏數十人，皆殺以徇。引賊皆過，將士故咸爲之用。」

繫故不遺目中與數十騎趕赴之遇戰文武將士百數

啓云西岸清至高澄已得事在鍾離縣無及安足權  
錯廣陵淮州須征特責春雖雖即以十道朝廷切

具船馬欲逃散今遠萬餘火距輪轔擊大破之斬  
首于愈級旦日晨發陳共獲舟山北輪亦列陣以待  
之景不相持會日暮引軍還南安後驍卒數十

騎挑之景退軍與戰追時伯超陵子于武湖九  
見驚急不赴乃率軍前走衆軍因亂遂敗奔京  
口城盡獲械器甲盾百數百破斧擧于徐大復西

豐公大春發司馬莊布惠達西圍將軍副手劉廣陵  
令禽僕等來逐城十得之遁已捕節度王俱鴻云

王小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和守援軍等平  
敗以刀斂之僕言解顏色如舊景義而釋之是日翻

舉於南門下守樊文成下赴京師還丁潤丁京潤  
吳葉大門下守樊文成下赴京師還丁潤丁京潤

崔利李惠任前司馬刺史王鴻仁又卒真德王  
百都閭世王嗣本安侯諱羊鵠七十歲樊文成李

裴美非攻東府城南橫城遂私營當上尚洪水東  
景延其弟同宋子仙舉南下弟淳東西昌國由非

景食稱盡至是水船數一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授  
兵不北守自是伏老羣計曰黃土仰慕君過淮便說

刺賊黨裏有欲自拔者問之城主即殺之死至城中發

得印半滿矣事窮望風敗而西五大軍與自  
萬速相持才保日城中收斂死者大半景日歲

首以來乞相湖廷不許至是事急乃使唐請歸江  
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千人器出空然解脫潤清江

仍遣其將同十伶及左丞王辟入城爲質申領

軍傳檄議立食城下編嗣之重不容許之乃請石城

具還入于柳村官將軍木庭薛就爲立計引尤武

水淹城城外水起半尺則前鋒將軍文思被突厥  
又燒南岸民居皆不咸若前刺史柳仲和

州刺史韋南陵大守陳文徵言猛將軍李孝欽等

皆來接都御史于副裴之高又治江神禱祭朱雀  
航南製之高於南苑製符號文思被突厥李孝欽

丹陽郡都御史于副裴小苑南並錄准活燒及壁  
方舟乃登磧東寺門望之夏在禁營營盡入合先產

江擊之焚折載敗績爭新蒙首得于城下柳仲和聞

啓云常當逐汝名入城即當進賢教訓以示善又

不惟尊妃王凌廢帝崩后指其過失眷身聽王  
日觀見變氣然之二月朔日城內以草連望烽鼓  
義於是羊鵠之相敬也聽繼世王嗣也事於衣財城  
札爾堅承立寫奉將不才所襲敗殺起淮兄弟數

羊誠送不自殺於閣下但又造子一殺至更相和詔  
御坐中承後漢至景所景無去意箋固音之景大怒  
即決不問前水有王攻城夜不息景遂陷於是悉

據乘乘與後後宮嬖妾數十候朝士送水瓶皆微  
臣不備又說王曰人臣秉兵背敵開閑宮闈已發

一何逼尊妃王凌廢帝崩后指其過失眷身聽王  
日觀見變氣然之二月朔日城內以草連望烽鼓

義於是羊鵠之相敬也聽繼世王嗣也事於衣財城  
札爾堅承立寫奉將不才所襲敗殺起淮兄弟數

羊誠送不自殺於閣下但又造子一殺至更相和詔  
御坐中承後漢至景所景無去意箋固音之景大怒  
即決不問前水有王攻城夜不息景遂陷於是悉

據乘乘與後後宮嬖妾數十候朝士送水瓶皆微  
臣不備又說王曰人臣秉兵背敵開閑宮闈已發

一何逼尊妃王凌廢帝崩后指其過失眷身聽王  
日觀見變氣然之二月朔日城內以草連望烽鼓

義於是羊鵠之相敬也聽繼世王嗣也事於衣財城  
札爾堅承立寫奉將不才所襲敗殺起淮兄弟數

羊誠送不自殺於閣下但又造子一殺至更相和詔  
御坐中承後漢至景所景無去意箋固音之景大怒  
即決不問前水有王攻城夜不息景遂陷於是悉

程兵將赴援至是鳳謀以淮陰應其屬力不能制  
遂奔于魏。景以蕭秀為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  
之景逼相公丘子英也將軍羊海率衆赴援海斬  
于英卒其軍降于魏魏遂據其淮陰京又遣儀同干  
子悅襲大黑平人吳東郡太守袁君正迎降于悅  
等既至被掠果中多所調發近臣子女棄居百姓吳  
人莫不怨憤于是各立城櫓拒守是月景移屯西洲  
遣儀同任知爲南道行臺徵熟熟五月召任崩王文  
德殿初臺城既陷先主王僧暉廢入南宮高祖  
曰景今安在卿可名來時高祖坐文德殿前乃入朝  
以甲子五百大百衛帝每升殿拜之高祖問曰卿在  
戎日久無乃爲勞勞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服至此  
平景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公王僧暉曰吾  
常聽錄對政矢刃交下而意安安無怖心今日  
見蕭公使自相對豈非亦可不驚乎可不驚乎  
見祖外跡已自相對而意益忿時有事聞每多所憲  
高祖深收憚亦不敢過京遣軍士數員內高祖謂  
周監局右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承相高祖乃譖曰何  
物未相對曰是僕本相向祖曰是名京何謂相  
是役所有微求多不稱旨至于御膳亦被抑抑遂憂  
憚疾而崩景乃密不發喪禮廟于裕陵殿白外又  
武成莫知之三十餘日升棺于太極前殿迎皇大  
子即皇帝位于是始詔吳人爲奴姓者數收於江  
州又遣儀同來禦奉兵攻宣城城內史楊華誘  
亮斬之景復遣其將李賢明討華華歸降京遣儀  
同宋子仙等率衆東次錢塘新築城敷設信號拒  
之是月景還中軍俟子賢入吳軍收子悅張大黑

景以蕭秀為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逼相  
公丘子英也將軍羊海率衆赴援海斬于英卒其  
軍降于魏魏遂據其淮陰京又遣儀同干子悅  
襲大黑平人吳東郡太守袁君正迎降于悅等既  
至被掠果中多所調發近臣子女棄居百姓吳人  
莫不怨憤于是各立城櫓拒守是月景移屯西洲  
遣儀同任知爲南道行臺徵熟熟五月召任崩王文  
德殿初臺城既陷先主王僧暉廢入南宮高祖曰  
景今安在卿可名來時高祖坐文德殿前乃入朝  
以甲子五百大百衛帝每升殿拜之高祖問曰卿在  
戎日久無乃爲勞勞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服至此  
平景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公王僧暉曰吾常  
聽錄對政矢刃交下而意安安無怖心今日見蕭  
公使自相對豈非亦可不驚乎可不驚乎見祖外  
跡已自相對而意益忿時有事聞每多所憲高祖  
深收憚亦不敢過京遣軍士數員內高祖謂周監  
局右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承相高祖乃譖曰何  
物未相對曰是僕本相向祖曰是名京何謂相是役  
所有微求多不稱旨至于御膳亦被抑抑遂憂憚  
疾而崩景乃密不發喪禮廟于裕陵殿白外又武成  
莫知之三十餘日升棺于太極前殿迎皇大子即  
皇帝位于是始詔吳人爲奴姓者數收於江州又  
遣儀同來禦奉兵攻宣城城內史楊華誘亮斬之  
景復遣其將李賢明討華華歸降京遣儀同宋子仙  
等率衆東次錢塘新築城敷設信號拒之是月景  
還中軍俟子賢入吳軍收子悅張大黑

太通三年正月立爲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丙辰高

祖崩在已即皇帝在史月甲寅廣州刺史元景仲

謀反西江都令祖辟起義廢陳新先起兵攻之景仲

自迎定州刺史蕭勃爲刺史太清四年春正月改元

辛亥歲庚辰正月丙子承繼自到元新爲西秦王元景龍

爲陳留王司馬九弟王十弟王十餘人以被殺爲

持節都督謀大水相舉戎事發遣其中車侯子鑒

監行臺劉神茂等軍事司徒被廢太守張良父子

送京師帝並殺之都門宋子仙司徒任約爲領軍

將軍南平王伯也罪不與子仙同坐降爲平南將軍

司馬九日甲午淵肅王經十官將軍參軍通督領乙

支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都陵子鑒

郢州走十月乙未侯景又逼太守辛酉州曲黨自叩

宇宙人將軍都督六公諸軍事十一月任約進據西

陽分兵遣奇兵執衛慶遷送京師害之湘東子經

遣前寧州刺史徐文盛督衆拒南郡前將中兵

弘遠遷義於裕石邪山攻破斬除諸縣二年三月

侯景自率衆西走未發京師自右頭至新林船艦

相接一日西陽乙未侯景分道假候景火船自約繫

縛爲鄧立郡富陽爲南平王伯也降之

司馬九子就刺史蕭方諸皆因甲子楚滅寇立陵

東王將所造領軍將軍王僧達義不能剋五月癸

未利東上釋道遊擊將軍胡僧祐仁州刺史唐法湘

拔巴陵京遣任約帥衆拒軍六月中大將何祐定

擊破之約捨之乙巳景解圍背逃上會稽督衆追

景庚申攻南境之都督司在張化不集西洪

庚辛酉南關郢州不之獲陳宋子仙都陽王故

將後與起兵禦爲儀同才慶於豫章慶敗光秋九

丁亥侯景逼至京師子丑王僧祐軍大潰城破行江

州事范榮榮乘城走入丙子晉太王僧祐都寵

捨梁書簡文帝人紀帝諱綱字世祖高祖第三子也

平之

第七五二冊 之〇四集

起其營郡城僞齊州刺史夏侯生僕司任嘉義城走戊午侯昇並彭偶和公王僧孺率兵入殿廢太宗爲晉安王幽於永福寺寺是大士器等爾王大心西關王大鈞武寧王太歲安王太斯等并廢改年遣使告南王王廢於吳郡南陽王人連於姑孰安陵王大裕於會稽新興王太壯於京口冬七月壬寅帝謂舍人庶不吉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爲我思之不寒曰昔耳熾瑰卒選音國陛下夢將符是乎及王德等逃歸於帝曰丞相沒陛下夢既久使臣王毒辛笑曰毒酒不得辱此乎於是並盡酒飲曲項琵琶皇帝知不免醉而平日甚善酒一至於斯既解殺乃出佛進士王修慕坐其上於是太宗崩於未禱者。按世祖元帝諱諱字世誠小字七符諱第七王也人監十三年封湘東郡王太清元年出爲荊州刺史三年二月侯昇沒京師四月太子舍人蕭徵至江陵言蕭徵以世祖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除如故是月世祖徵兵湘州湘州刺史侯昇下道入盛陰子春等奔歸王珣尹悅杜安並降侯昇及領州新河東王譽湘州平大寶二世不世祖嘗本清五年三月侯昇悉兵西上會任約軍閥四月內弟夢遺其將宋子仙任約襄州刺史董方謀成帝欲文盛陰子春等奔歸王珣尹悅杜安並降侯昇及領州新河東王譽湘州平大寶二世不世祖嘗本清五年三月侯昇悉兵西上會任約軍閥四月內弟夢遺其將宋子仙任約襄州刺史董方謀成帝欲文

奉諱入臨三日百官稱希王僧孺等三百餘人奉表勸進世祖乃巨憲尚有木牘即位而四方表動後相馬是日賊司空東南道人行參觀神茂半依同劉裕義留異赴義表請許大寶二年世祖憲稱友濟六年二月王僧孺衆事發日等屬太祖聽徵以告方三月王僧孺等平侯昇舊首於江陵戊丁以號平告廟堂大社何群等鑿土塚號皆不可字多十一月丙子始即帝位於江陵元永承聖。捨羊侃傳。侃爲都官尚書後歷反攻陷陽陽間僅存。侃佩曰景反逃見人或客不矣急攝采石今部後王襲取壽春未得前退集安前令之衆自瓦解者衆未敢便追忌恐逆謀其策令余。余以汝爲元首復在邪若以身誣國將死行仲終不以實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滅族其忠義亦至不害也。侃與唐何同倚天柱呼侃請曰侯昇。宋朱閣軍人也。何開往不時建南商國家太官啓朝延侃曰侯昇事君也之後歸命國家至孤方威懼相任寄賴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人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府。既既至百姓皆八公私混亂無後次第侃乃區分防護皆以示至聞之軍人爭八武庫自取器甲所向不能克復命斬數八方得止及既還城衆皆稱黃侃爲得稱得射書云孫陵王西昌後巴至近路無乃少安願攻後據城烽火發急遣使自距抗之。水沃人減弱射數人既退遣使追馳侍中唐將軍常有詔發金五十兩銀萬兩。捐萬匹以賜嚴王侃辭不受。贈給十餘人且私加賞賜爲火頭未繩將軍失所不能制保作雉尾炬。海鹽縣以油潤之擲臘上焚之儀威震又東西而起十出以臨城中。夷戰甲外。朝廷謂作逆亂曰聖王臨難五年。至晦明期皆無幽光照有何氣。但向得朝飲食非享無說既至侯昇親筆白羽以向城關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皆無以寧方曰在此之日久祀敬每恨平上朱我拔報願去夷服得一相見復爲之免胄。首瞻平入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歎慕如此後大南城內王山崩賦賦之重大苦戰不能禁。禁乃今多擗大爲大城以斷其路。徐於襄渠城破不能進十二日逼洪卒衆下撫巴陵任約敗景遠走合食城。衆退之所至

攻不撓乃築土牆。東首矢弩城欲出守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城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川谷堅之田人君不足威敵。凡多周。日失利。日折騰跋門。傍牆小。必入發挖鑿。其刀不弱。非騎手。咸也不從。建十餘人出發來及交鋒。甲堅。退走栗以爭橋。赴水死者六。半切侃。長子為黨眾所獲。集來城下。不惟侃謂曰我猶宗社主。侃恨不足。復討此。一千辛勞半能較之。數日復得。侃謂義曰久以汝爲元首復在邪若以身誣國將死行仲終不以實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滅族其忠義亦至不害也。侃與唐何同倚天柱呼侃請曰侯昇。宋朱閣軍人也。何開往不時建南商國家太官啓朝延侃曰侯昇事君也之後歸命國家至孤方威懼相任寄賴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人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府。既既至百姓皆八公私混亂無後次第侃乃區分防護皆以示至聞之軍人爭八武庫自取器甲所向不能克復命斬數八方得止及既還城衆皆稱黃侃爲得稱得射書云孫陵王西昌後巴至近路無乃少安願攻後據城烽火發急遣使自距抗之。水沃人減弱射數人既退遣使追馳侍中唐將軍常有詔發金五十兩銀萬兩。捐萬匹以賜嚴王侃辭不受。贈給十餘人且私加賞賜爲火頭未繩將軍失所不能制保作雉尾炬。海鹽縣以油潤之擲臘上焚之儀威震又東西而起十出以臨城中。夷戰甲外。朝廷謂作逆亂曰聖王臨難五年。至晦明期皆無幽光照有何氣。但向得朝飲食非享無說既至侯昇親筆白羽以向城關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皆無以寧方曰在此之日久祀敬每恨平上朱我拔報願去夷服得一相見復爲之免胄。首瞻平入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歎慕如此後大南城內王山崩賦賦之重大苦戰不能禁。禁乃今多擗大爲大城以斷其路。徐於襄渠城破不能進十二日逼洪卒衆下撫巴陵任約敗景遠走合食城。衆退之所至

攻不撓乃築土牆。東首矢弩城欲出守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城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川谷堅之田人君不足威敵。凡多周。日失利。日折騰跋門。傍牆小。必入發挖鑿。其刀不弱。非騎手。咸也不從。建十餘人出發來及交鋒。甲堅。退走栗以爭橋。赴水死者六。半切侃。長子為黨眾所獲。集來城下。不惟侃謂曰我猶宗社主。侃恨不足。復討此。一千辛勞半能較之。數日復得。侃謂義曰久以汝爲元首復在邪若以身誣國將死行仲終不以實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滅族其忠義亦至不害也。侃與唐何同倚天柱呼侃請曰侯昇。宋朱閣軍人也。何開往不時建南商國家太官啓朝延侃曰侯昇事君也之後歸命國家至孤方威懼相任寄賴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人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府。既既至百姓皆八公私混亂無後次第侃乃區分防護皆以示至聞之軍人爭八武庫自取器甲所向不能克復命斬數八方得止及既還城衆皆稱黃侃爲得稱得射書云孫陵王西昌後巴至近路無乃少安願攻後據城烽火發急遣使自距抗之。水沃人減弱射數人既退遣使追馳侍中唐將軍常有詔發金五十兩銀萬兩。捐萬匹以賜嚴王侃辭不受。贈給十餘人且私加賞賜爲火頭未繩將軍失所不能制保作雉尾炬。海鹽縣以油潤之擲臘上焚之儀威震又東西而起十出以臨城中。夷戰甲外。朝廷謂作逆亂曰聖王臨難五年。至晦明期皆無幽光照有何氣。但向得朝飲食非享無說既至侯昇親筆白羽以向城關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皆無以寧方曰在此之日久祀敬每恨平上朱我拔報願去夷服得一相見復爲之免胄。首瞻平入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歎慕如此後大南城內王山崩賦賦之重大苦戰不能禁。禁乃今多擗大爲大城以斷其路。徐於襄渠城破不能進十二日逼洪卒

至嘉慶丙辰侯作逆被簡明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速赴長安謀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集即就內史李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救急可輕信但使安州警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晏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廟水陸俱斷何暇有報令無救急得自安葬舉今日色情飲酒即醉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到安州乃馳往見太心曰上蒼者鎮江州去京最近嚴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重當接應不可圖急令百且悉聲勢移旗蓋備將屬聽於事便足小心然之道中兵柳斯防守一千九選舉悉南來聚於江州以應新就路至南洲聚外州司州刺史柳仲慶亦步騎萬餘大至橫江集即還糧仗隨給之并就私金弟以黨之戰士先是安北督軍都勦王克亦自合肥遷西深州刺史兼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亞公洲待士流擊是時特之驍為久都勝仲慶與合軍進屯王廷榮家建議推禮為高都督報不流衆軍裝之高自以年仁居其下方云柳節下是州府何須我復檄故累日不決案乃方于來曰今者同赴國難在所難以推御司州者政以久得邊禦先爲兵景所擇而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者位矣柳在幕下詰其年齒亦少於張良以壯後之計不得復論今日某軍對將和若人心不順天本去矣裝朝之舊舊年德已發登臨復授以恩以沮大計謀請諸君解釋乃單舸至之蓋軍切願也曰前請將之議豫州意所大同四二官危道衍冠滔天臣子當盡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

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采自殊歸先士卒願報私不能不効命企望俟君共其出巡謂素面已從無俟方夫耳若足有疑則當相示于是諸將定議仲體方得還軍大衛平誠副率至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辭是夜仲體入象營部分兵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軍輜餉並者堵官石頭中路乘夜進水立戰必爭之局以爲擇謂仲體曰「官才虛得重色使以身徇國而不善量其立王可致有病」仲體曰「吾奉立追近淮濱以營堵者盡就泊此是人臣非見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便自請將軍領軍助擊擊所部水陸俱近時值昏暮軍人迷途適比及高精橋夜已邁卒學橋至曉未合營登禪堂寺門洞星參差未便停射卒未攻軍副王克茂拔箭橫待之慕不從令軍主都遠遠擊之命制叔引以本軍裁其後取引投屬不敢逃逸遂敗敵軍驚呼久嘗左右來襲擊擊夜已邁卒學橋至曉未合營登禪堂寺門洞星參差未便停射卒未攻軍副王克茂拔箭橫待之慕不從令軍主都遠遠擊之命制叔引以本軍裁其後取引投屬不敢逃逸王琳郴州刺史莫之橫等疾赴西陽單次公威閩邵州已沒猶舜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豫州刺史徐嗣徵武州刺史孔前能會僧法巴陵縣郢邵城兵衆益廣徒舉并就膳進酒州乃使僕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未子仙前舉萬古陵恩忘徒使桂陽王琳進士是楚江通風雨敗將連于十載僕僧荷忠上江諸米糧並沈于私船十水及賦商舟次江口僧削乃子命衆乘車乘城并匯旗鼓安若無大翌日賦業濟江輕騎至安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工第軍數口詔王領軍事勢如此月不早降僧使人答曰人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儻僧稱百口在人掌握自得也降賊虜既去侯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第軍數口出子乎相見宿無不答爭之又熟不殆而至于城下而爲害誘說城內景艸船傳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時外援並至侯景表城東隴上芟除草樹開八道向城造五千頭肉餌苦攻城內同時發礮矢有兩千發既既多數乃引退

行時子萬之軍何由可去翌晨立教訓君可見焉申國淵曰將軍此諭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有日將軍儲糧內盡國家外集方萬之衆將利所資而反說此言欲背割任弗禁機干于蘇聯曰吐之後正色責叔曰明公數人僕寒兵向關上申恩教遇已共結盟日直未乾而有翻背沈淵六子之年且大子之優生死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界曰是真司直也然衡衡之反被殺雖乃未遂乃害之

世祖又命平北將軍湖廣都督兵下拔便答是日拔

拔及巴陵木馬子突噶吹特率步卒三千拔便答是日拔

拔火整燭石設佈村多午後跋涉乃退也長擣還城

大列舸艦以渡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造大渡洲作引

舟推架機車輜輶引陸車臨城二百步方止賊又下

轍上登木橋攀繩茅葦上以燒木橋風勢正利自焚

而退既燒戰舟敵即任約又為降法所所掠至日拔

燒營夜襲軍夏世祖策勸行以降稱爲征東將軍間南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太常縣公丁是世

祖命命師即率巴陵諸軍沿淮許衡歸大都城告收

魯山鄭山城主文化仁貴等謀將屯軍且盡力殺宋

軍大破之化仁貴遣將督諸軍渡兵攻郭祖文

羅城宋子仙襲擊金城丘守攻之未克子仙使火攻

時竇萬率衆三千門出戰僧傑又火攻之生擒寇

將軍于德子仙退據奮鬥帶見軍士奮鬥追殺悉

擒斬于德子仙退據奮鬥帶見軍士奮鬥追殺悉

表皇帝因問古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總名勸世

如因令全遼江陵伯起既出得若難才客曰朝廷旨明

宗然曰將軍乃有子亦云說半齊遺其將子滿朝聞

初卽位猶被包文又申木德未見竹簡像像答附

嫡子是發自江州苗信詔舉奏乃先命南安州刺史

奧平就亨者稱南陵陽頭子成子即刻之生已廢

御谷曰此乃聖上之威德出即之曰老者盡置居

成百制方之有焉子是遂悉平京都既定被陳

歲之傳聲之子所歸出之才未滿二年後景關林

晉王白茅酒登廟廟貌有矣不急須重猶王贊本軍輕弱

微故不斯乃被斯爲王贊將軍疾質本及下諸皇已

戰又以船解月船而殺之九人被擄于唐突

人去乘櫓以避風雷船船乃乘櫓船皆令還還

使入感突泊兩守船謂本軍武退爭出邊之榮華乃

轉大艦載其歸船鼓樂大呼台嚴王汗誠悉赴水會

將臣皆著軍容流而進軍於有頭之牙旗往進齊

尚近威勢乃橫置上第五城拒守恢復日由突王帥

大戰於石頭城北斬九頭骨奮鬥龍騰遼貫盡已

滅首子殺于殺子仙退據奮鬥帶見軍士奮鬥追殺

二十步攻滅西面而一失我軍既敗寡寡分其勢即退謂

後變士連追沒大破之蘆鄉湖開見滅財財財

還就委僧禪偶計之命船船以老子意子船謂

爲信營浮舟將發尋尋杜蘿草草草草草草草草

上同時發掩掩至倉水軍主木連云船船曉曉曉曉

向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乃大震之年

平景行臺都元建率兵往援斬退徐文盛入資國任  
約率軍逆戰，文盛大破之，仍進擊大東口時宋史  
于晚日京師虛弱，南遷下會理及北兗州司馬成就  
等將變之建，去侯友知其謀，以告景，遣會理與  
其弟禪陽侯達理斯故，燒成就等所害者之子，一月景  
誥品封貢爲金陵王實發南康之謠也是月張惠起  
義於會稽攻城上，震驚太守蔡榮，許之不能禁，古  
是彪、义、成、諸侯、木、魚等諸縣民造謀同，逼趙伯超  
謝谷仁等東伐彪。二年正月彪遣周將寇錢塘，宜春  
出撫進軍與戰，破之，以王克爲大師，宋士仙爲太  
保，元豐爲太傅，郭元達爲太尉，張化爲司徒，任納  
爲司空，王亮爲太子太師，時黨羣爲太子太保，孫翼  
斤爲太子太傅，生岱爲尚書左僕射，謝超蔚爲尚書  
右僕射，北交州刺史蕭色謀降，降於西蜀，是時古  
世祖遣巴州刺史王珣、參軍武昌助、徐文盛、王  
約以西臺公兵告急於景，三月景自率衆一萬西上，  
援約四月景、水西關、徐文盛、李思幹、余希、參軍王  
勛合，並僕同二司，以京太子妃賜旨元建、元達  
訪知節度無備，少又遣朱士仙率輕騎三百，夜降  
之，執刺史史方諸行事鮑泉，盡殺其軍，太家曰：「徐文  
盛等聞之，大潰奔歸江陵，廢西下，初世祖遣鮑  
軍主僧辯率參軍東下代徐文盛，軍大敗，京至，軍  
辯因堅壁拒之，景設長圍築土山，晝夜攻擊，不克，軍  
中疾疫死傷半太世祖遣平北將軍胡僧率、率兵二  
千人救巴陵，勞問避任約以精兵數十人，擊殺同尤多或亡馬  
盛不害後，精得大太宗指所居殿前之門，當日死  
此下文曰吾昨夜夢召上卿試爲學之，不吉，昔重  
耳餽槐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得是乎？太宗曰：「儻幽  
冥有徵，莫期斯言。」不妄耳，凡人以目見者，自外

景還京師，王僧辯乃率軍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鄧  
城，皆陷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乃廢太宗，幽于永  
福寺，作詔軍威天宗寫之。先是，太宗念神農之重恩  
祐我，固歎歎不能已。是日景還豫章草上極  
朝皇帝升太極前殿，太赦天下，改元爲建元年。  
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衣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  
初，景以平京邑，便有異象之志，以四方須定日本自  
立就。已，陵失律，江都喪師，猛將外懲雄心，內懷欲  
偶，僧大號送其憂心，其謀臣子復云：「自古發難必須  
廢正，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來郡馳還，讓  
景曰：「四方之師，所以不土者，政爲二。」百萬福若不平  
弑，玷辱內事後，一去難悔，無及。士傳固執不從。  
景乃慷慨語，還瞻昭明之上，爲昭明皇帝豫章女子  
爲安帝帝，敬妃爲敬皇后，豫章太妃不凡，爲  
皇后太妃，張氏爲皇后，以劉氏茂爲司空，洪爲平  
南府軍參軍之王，葉李賀明、徐余希、參軍王  
勛合，並僕同二司，以京太子妃賜旨元建、元達  
四員，有至太妃而降焉。高麗王委克上，更相見于江  
實夜遺其衛尉彭櫛上，修纂奉酒，子太宗曰：「承相  
以陛下是憂既失，故令上等奉進一觴。太宗知其將  
弑，乃密遣人，以太清元年封彭櫛爲淮陰王，幽下監省，僕有  
刑司參政，舊名爲淮陰王。」太升，增發庫物，並依舊儀，以精  
車牀載鼓輶，裝駕，食養，供奉上，蓋太宗御坐所  
帶，帶水箱，無故，除逐自始之將，分置有兔之前  
而走，俄失所乘，又白虹貫日，京還，太極前殿大赦  
改元，爲太始元年，封彭櫛爲淮陰王。幽下監省，僕有  
刑司參政，舊名爲淮陰王。太升，增發庫物，並依舊儀，以精  
車牀載鼓輶，裝駕，食養，供奉上，蓋太宗御坐所  
帶，帶水箱，無故，除逐自始之將，分置有兔之前

悉是王僧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肅爲始祖曾祖于侯謙爲七世祖子是追尊其祖肅爲先丞相侯爲元皇帝十二月謝谷仁李慶等至建德攻元朝李占大破之執獲占送京見裁其手足徇之經日乃死景二年正月朔臨朝會景自巴丘挫敗軍兵略盡恐齊人乘輿與西師指角乃遣郭元建奉步軍趣小城侯于娶車舟師向淮須囉兵肥水以示威成子鑒至合肥攻羅城始之第元建侯于娶依閩王師然後合肥百姓邑居引軍追于娶保孰元建還還廢時謂荅仁刺史神茂濟茂別將王嘉麗過北據外營降荅仁刺史義尹思合等據各寨城是神茂嘉麗復降荅仁王僧孺至蕪湖城生唐景遷史安和朱長貴等率兵千助于娶保孰執追田惠等還東宮師是月景薨弟長齡駕崩生角子在百晉姑孰遷望帝備又滅不擊曰西人善水戰不以爭鋒往任堅壁敢捨不爲此也若得馬步一交必當可破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候敵等遂停軍于營日賦草大斧告景曰西師糧盡之強必欲還還不擊將失之最復令子鑒爲水營之衛大鑒乃率步騎萬餘人渡洲并引水軍俱進倍燒營還草面引金以資糧久方起數日誤殺乃公僧孺進軍大殿公洲景遂于石頭城西步大連立橋至于落星墩景大恐自車侯子娶于慶史安和王僧孺等于石唯東北丘

橋拒守使王僧孺索超世尼李略守臺城宋長貴守延祚寺造橋王僧孺父墓副棺焚屍王僧燭等守將子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燭擊軍者擊大破之兵子舉吏安和王僧貴各乘櫓走廬略乾奚川並以城降景敗不入官敵其散兵屯于關下遂將逃竄王僧燭謂諸將曰自古皆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豈可使走冀北將何所之景曰我在北打賊後屢破葛榮湯名河朔與高王一稱人今未嘗喪十載取臺城如反掌打鄧陵王于北山被擄被殺于南岸皆所願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矣我當復一決斗仰觀石闕還還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手持馬鞍與其僕同田老范希榮等百騎騎東奔王僧孺至臺城與千人突厥齊廣陵王僧孺率軍卒追景景至晉陵劫千人突厥東奔吳郡逃火嘉興趙伯超掠錢塘拒之身退還都達松江而後從軍掩至景裝木陳若舉博乞降景不能制乃畏心數千人單舸走推墮一千木自濟源入海至亞里洲前太子舍人羊翹殺之送死王僧孺傳首西昌縣是于建康市百姓爭取塔廢食食骨骨灰嘗置其廟廟者乃以灰和酒飲之及京省至江陵世祖命僧之于翹僅以身死景聞于武州司按陳高祖紀才十二年侯景逼京師高祖赴援廣州刺史元景仲陵有異志將圖高祖知其謀與成州刺史王僧孺明行臺運郎將外侍等密謀反亂三年七月集義兵於南海徵發以劉景仲長史窮蹙封長史侯景授散騎常侍他節督都六郡諸軍事軍節將軍南江州刺史除如故將軍都尉劉蕡等從軍進士將軍南江州刺史杜僧明等率二

十餘人來附舊物聞之遺錄体說尚祖曰侯景貌雄入下無敵前者拔軍不萬人卒精靈然而莫敢當鋒遂令此得志者以區區之天將何所之以謂徵北王侯又皆屬湯河東柱陽相大屠殺節陵開建康尋子文季遷任江牙當陽使奪馬仗以任謀外而可藉救未且往始與遼寧勢保此太田自未多福高祖謂休悅曰儂本庸孽國成造往間候景渡江即欲赴授遺植元蘭使我中道今京都覆沒王上不能掉鋒徐里于此竟痛見追一軍猶賢乎後旨人驚然僕行計失愚爲被逼乃還使閑道往江陵委承軍期節時蔡路營惡兵據南康勃道腹心譯世遠爲曲江令與路相招同還在軍人賓元年正月高祖發自始興次十庚寅詔出軍頓南野依山水立四城以拒高祖與戴大破之路義脫身寘走高祖進南康東王承制授高祖員外散騎常侍持符信將軍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改封長史侯景授散騎常侍他節督都六郡諸軍事軍節將軍南江州刺史除如故將軍都尉劉蕡等太祖進士將軍南江州刺史杜僧明等率二

萬人據白口築城以禦之遷任亦立城以相對二年

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符遇南康高祖斬之  
承制命高祖進兵定江州仍授江州刺史餘却故六

月高祖發自南康南康置石舊有十四灘灘多巨石  
行旅者以爲難高祖之發也木梁起數丈三百里  
聞巨石皆沒進軍領西自有龍兒於水濱高丈五丈詔

五王宋齊建元割者數萬人是時承制遣征東將軍  
王僧齊督衆軍討侯景人月僧齊軍大捷逼高祖率  
杜僧明等衆悉及南川陣陣合三萬人將合焉時西

軍多食高祖先賜單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以  
資之仍顧曰丘令侯景發簡文帝立豫章公不獲高  
祖遣兼長史沈攸之表於江陵勸進十月承制授

高祖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寧海永嘉五郡諸  
軍事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豫章內史  
並如故三年正月高祖率軍士十三萬人漲舟五十  
張舟江元禮以軍事表江陵承制加高祖鼓吹一船

時僧齊已發豫州會高祖於白茅澤乃登舟遣刑部  
尚書裴叔業領軍數百人從之高祖謂裴叔業曰卿  
所圖若進軍次蘇湖依營城生張旗翼城燒草望  
祖與諸軍進姑孰仍次蔡州侯景登石城觀望  
形勢意甚不悅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可當  
乃以散騎常侍石塞淮口豫作城自石頭造青乘  
十餘里中被帷相接淮浦未得攻拔遣制問  
計于高祖高祖曰前柳子雲數萬兵隔水而至幸  
榮之在齊漢竟不滅皆誠乃登高望之表義與盡肆  
其因覆我王師今聞石頭復北岸諸君若不能  
當詳請先往立柵高祖即子石頭城西橫築柵衆

軍次達八城直出東北城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

林作五城以遏大路嘗率萬餘人徵騎千餘人

結陣而進高祖曰軍志有之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  
首尾相應今我師既矣敗往甚莫憚也既勝則勢自弱  
利故棄其餘我今必死於我乃令諸將分處備

兵賊直衝王僧齊使小船高祖遣發度支錢子二十  
十載殺其後賊乃却高祖與子琳斗竈也曰戰騎悉  
力乘之敗退據其博羅城居廬驛關南頭北門來

降董王載覽嘗宣等改拔梁林一城衆軍又犯其四  
城誠復深歎死戰又苦奪所得城陷高祖曰急說率  
攻之卒勝慄而入賊復走京與一百餘騎衆節執  
刀左右衝陣陣下射衆聚余士皆遁逃高祖遣於女  
閨下不敢人童遣取其二十而遁

敬帝紹泰九年正月豫州刺史杜僧明反詔徵南光武  
之內不許劉僧叡及陳叔先破之半之

按著僧叡本紀終泰九年冬十月豫州刺史杜僧  
明攻逼高祖軍宿於大城寺僧叡與人軍章戴錦鄧  
都領軍夜發詔擊燒齊船十餘艘周徵虎率奇師  
晝夜兵五千濟濟隊詔就高祖令合州刺史徐廣於

治城寺立柵南抵淮濱又遣安東刺史翟子崇楚  
州刺史劉朱榮淮州刺史達摩領萬兵於湖墅  
渡米粟三萬石馬士凡人於頭癸未高祖遣於女  
徵寇逼卷甲還都令周文育遣討將龜兔一日已卯

金道共位第北叟將軍丘建徵北夏取餘黨燒辛木高  
祖自東討舊高州刺史侯安都水軍州刺史杜僧明  
禽之并賜爵將軍侯安都水軍州刺史杜僧明禽之  
於秦州得數百人官軍連擊破淮州刺史達摩

先是太白自子午入丙戌不見己卯出於東方丙辰  
高祖盡奪其分部中孚對城主張良度以水火燒  
南二柵禦達摩等淮州置營等皆督兵突厥火燒  
柵燒淮州大敗賊爭月利燒掠前死者以數十載者百  
姓大震畏戰號聲震天地上軍上乘輿無不驚百目  
攻其船燔厥船備燒氣是日劉徵等督領步兵水步苗  
壯士還據石頭高祖燒追兵在江陵據險妄剪刀斷戰路

守盈載向舉兵反高祖令周文育率突厥數百突厥  
守盈載向舉兵反高祖令周文育率突厥數百突厥

賊木步不敢進，劉江寧浦口高祖遣侯安都領水軍

擊破之。圖徵等來，單舸走避，收其軍資，燒已不

官軍四面攻城，辰戌克，得其東北小城，及夜，不

解，庚申，達海遣使候于欽刺使等，詔尚和請和，高

祖許之。乃于城外刑牲誓約其將士，部曲一無所

問，悉其南北，辛酉，逼出石頭南門，陳兵數萬，逼

人歸北者七度，齊兵出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

陽江寧，令陳制黃門侍郎曹明、陳姑、樊友為禦命，俟

安都歸度，許不一斯，首數十級，聚爲京觀，石頭、宋

石、兩州悉平，收獲馬仗器米不可勝計。是月，孔武

城降。拔跋載傳倚龍謀王，督岱乃遣周文育經兵

襲殺奉至而獻，先達乃要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

所屬堅卒立功，多被殺，其子堅等不與，發不兩月中

以長鎗命之，謂堅曰：「使躬父又負約！」

者則死。每發一箭，中皆皆穿，文育督射，因知城外

禁木立樹，相持數旬，而南問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

之，其木橋仍遮，執弟翻奪，擇隙以突，僧辨

急，升本梁被帝敕教，解兵就降者，乃以恩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即以其弟翻監農業，率所部將帥竝齊才任使引載復留，左右之謀，竟利潤，任使。

拔跋載傳倚龍謀王，督岱乃遣周文育經兵，擊殺奉至而獻，先達乃要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堅卒立功，多被殺，其子堅等不與，發不兩月中以長鎗命之，謂堅曰：「使躬父又負約！」者則死。每發一箭，中皆皆穿，文育督射，因知城外禁木立樹，相持數旬，而南問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之，其木橋仍遮，執弟翻奪，擇隙以突，僧辨急，升本梁被帝敕教，解兵就降者，乃以恩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即以其弟翻監農業，率所部將

帥竝齊才任使引載復留，左右之謀，竟利潤，任使。

拔跋載傳倚龍謀王，督岱乃遣周文育經兵，擊殺奉至而獻，先達乃要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堅卒立功，多被殺，其子堅等不與，發不兩月中以長鎗命之，謂堅曰：「使躬父又負約！」者則死。每發一箭，中皆皆穿，文育督射，因知城外禁木立樹，相持數旬，而南問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之，其木橋仍遮，執弟翻奪，擇隙以突，僧辨急，升本梁被帝敕教，解兵就降者，乃以恩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即以其弟翻監農業，率所部將

帥竝齊才任使引載復留，左右之謀，竟利潤，任使。

拔跋載傳倚龍謀王，督岱乃遣周文育經兵，擊殺奉至而獻，先達乃要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堅卒立功，多被殺，其子堅等不與，發不兩月中以長鎗命之，謂堅曰：「使躬父又負約！」者則死。每發一箭，中皆皆穿，文育督射，因知城外禁木立樹，相持數旬，而南問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之，其木橋仍遮，執弟翻奪，擇隙以突，僧辨急，升本梁被帝敕教，解兵就降者，乃以恩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即以其弟翻監農業，率所部將

帥竝齊才任使引載復留，左右之謀，竟利潤，任使。

拔跋載傳倚龍謀王，督岱乃遣周文育經兵，擊殺奉至而獻，先達乃要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堅卒立功，多被殺，其子堅等不與，發不兩月中以長鎗命之，謂堅曰：「使躬父又負約！」者則死。每發一箭，中皆皆穿，文育督射，因知城外禁木立樹，相持數旬，而南問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之，其木橋仍遮，執弟翻奪，擇隙以突，僧辨急，升本梁被帝敕教，解兵就降者，乃以恩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即以其弟翻監農業，率所部將

軍分頗樂善東反覆知山北斷其衝要于丁酉軍至元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增築軍自度舟東移營都增北翼舍人相對其後大雨震電暴雨拔木平地水丈餘營壘盡夜坐立涼中應情以築而臺中及澗溝北水退路燐官軍每得番易甲寅少虧尚祖命衆軍秣馬蓐食遲明攻之乙卯旦自率帳內麾下出莫府山前吳明徵沈泰等衆車百尾齊舉烽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撤出其後齊帥大濟斬獲數十人相擊殺而死者不可勝計生執徐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於臨沂其江義城山雖出等諸軍相次克捷揚旛載東入老王故實李希光裴英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資至江者彌袂若以濟中江前湖後突至京口賜太尉岸丁已衆軍出南州燒賊舟炬已未到臨義徐嗣徽等呼曰建康市按侯安都帥軍主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大舉至湖熟高祖追安都至京馬步折之于高橋又戰于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厥神威之生擒者儀同乞伏無勞又制齊將東方老童馬會賤騎至彭老萬發騎北渡尋山安都又與齊將上校齊戰於龍尾使從弟魏軍主張基謂佗曰此神威被擒堅馬張基死之安都馳往救之斬其騎士丁一人因取慕刀而還齊師不敢逼高祖與齊軍戰於莫府山命安都領步騎千餘人自白下橫擊其後悉軍大敗安都又率所部追至攝山俘獲不可勝計以功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給鼓吹一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政典

第一百三十一卷目錄

兵略部兵考三十四

陳文忠公集一册 文忠公集二册 宋史文

成政典第一百三十六卷

兵略部兵考三不四

陳

高祖武帝永定元年十月西征王琳於郢州

按陳書高祖武帝本紀永定元年十一月西征都督周文育侯安都於郢州戰勝因於下縣

按侯安都從軍都督侯安都文等討王琳仍交梁

齊安都欲以我其敗乎師無失矣遂嚴於沌口王琳

半與執談而略之侯安都文有其餘無所制嘗片闕

徵武大將軍折之領安都文育直繩所坐帳中命

一關覽之王琳乃移湘州軍府據郢城帶甲十萬練

兵於曰木浦琳還軍而言曰可以爲勳上之師大溫

太真何人哉南江東渠侯景則周閻橫武將趙孝

昌與周文育討王琳將發王水已不備於新林安

都羅馬渡燒人馬俱墮水中又坐船內墮於橋并時

以爲不祥至武昌湖縣樊美業城是文育亦自覆章

至時周將俱行不相謀謀於都官不交爭稱十牛軍主

安都進號湖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率衆會於武

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水已不備於新林安

都羅馬渡燒人馬俱墮水中又坐船內墮於橋并時

以爲不祥至武昌湖縣樊美業城是文育亦自覆章

至時周將俱行不相謀謀於都官不交爭稱十牛軍主

都文育破成士岸大澤軍中步投官軍還都自効

並赦之

按南史王琳傳陳武帝臣王敬帝曰侍中司空蕭琳

不從命今大營降將猶義慕琳將張良它系一繩

每將戰務總則有聲如對故舉戰鑑刀子數以對

猶爲名流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等討王琳仍交梁

齊安都欲以我其敗乎師無失矣遂嚴於沌口王琳

半與執談而略之侯安都文有其餘無所制嘗片闕

徵武大將軍折之領安都文育直繩所坐帳中命

一關覽之王琳乃移湘州軍府據郢城帶甲十萬練

兵於曰木浦琳還軍而言曰可以爲勳上之師大溫

太真何人哉南江東渠侯景則周閻橫武將趙孝

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水已不備於新林安

都羅馬渡燒人馬俱墮水中又坐船內墮於橋并時

以爲不祥至武昌湖縣樊美業城是文育亦自覆章

至時周將俱行不相謀謀於都官不交爭稱十牛軍主

安都進號湖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率衆會於武

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水已不備於新林安

都羅馬渡燒人馬俱墮水中又坐船內墮於橋并時

以爲不祥至武昌湖縣樊美業城是文育亦自覆章

至時周將俱行不相謀謀於都官不交爭稱十牛軍主

安都進號湖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率衆會於武

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水已不備於新林安

都羅馬渡燒人馬俱墮水中又坐船內墮於橋并時

以爲不祥至武昌湖縣樊美業城是文育亦自覆章

至時周將俱行不相謀謀於都官不交爭稱十牛軍主

安都進號湖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率衆會於武

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水已不備於新林安

都羅馬渡燒人馬俱墮水中又坐船內墮於橋并時

以爲不祥至武昌湖縣樊美業城是文育亦自覆章

至時周將俱行不相謀謀於都官不交爭稱十牛軍主

周將軍史寧縣其十載歸蜀之知琳不能持大收軍

并據之

按南史王琳傳陳武帝臣王敬帝曰侍中司空蕭琳

不從命今大營降將猶義慕琳將張良它系一繩

每將戰務總則有聲如對故舉戰鑑刀子數以對

猶爲名流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等討王琳仍交梁

齊安都欲以我其敗乎師無失矣遂嚴於沌口王琳

半與執談而略之侯安都文有其餘無所制嘗片闕

徵武大將軍折之領安都文育直繩所坐帳中命

一關覽之王琳乃移湘州軍府據郢城帶甲十萬練

兵於曰木浦琳還軍而言曰可以爲勳上之師大溫

太真何人哉南江東渠侯景則周閻橫武將趙孝

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水已不備於新林安

都羅馬渡燒人馬俱墮水中又坐船內墮於橋并時

以爲不祥至武昌湖縣樊美業城是文育亦自覆章

至時周將俱行不相謀謀於都官不交爭稱十牛軍主

安都進號湖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率衆會於武

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水已不備於新林安

都羅馬渡燒人馬俱墮水中又坐船內墮於橋并時

以爲不祥至武昌湖縣樊美業城是文育亦自覆章

至時周將俱行不相謀謀於都官不交爭稱十牛軍主

安都進號湖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率衆會於武

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水已不備於新林安

都羅馬渡燒人馬俱墮水中又坐船內墮於橋并時

以爲不祥至武昌湖縣樊美業城是文育亦自覆章

至時周將俱行不相謀謀於都官不交爭稱十牛軍主

安都進號湖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率衆會於武

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水已不備於新林安

都羅馬渡燒人馬俱墮水中又坐船內墮於橋并時

以爲不祥至武昌湖縣樊美業城是文育亦自覆章

至時周將俱行不相謀謀於都官不交爭稱十牛軍主